

微凉的光阴

◎王吴军

正是微凉的光阴。
清晨，我独自走到屋外，感觉微凉的气息迎面扑来的时候，却看见那红尘里的时光，伸着头，轻轻地迈着凌波微步，连同晨曦中楼房上斑斑驳驳的树的影子，一起绰约着身姿，进入眼眸深处。

那一刻，红尘俗世中的一切一切，都被这时光揽入到温柔的怀中，沉静，融洽，又仿佛是隔了一层淡淡的梦帘，将那些已经悄然变得寂寞而又凋落的景色，无声无息地移到世界的背后去了。

我的小屋里，在静静的夜晚，有暖暖的灯光，有一个读书写字的我，有我的思绪，有一个厚厚的泛着古典光泽的本子。我知道，在这微凉的日子里，一定是有我这样的人喜欢着这样的意境的。我在灯下沉默不语，静静思索，想着尘世里的清风明月，顿觉时光的温婉和清雅。

慢慢思忖着，红尘俗世中的时光就像婷婷玉立的女子，兰心惠质，盈盈浅笑于微凉的秋日，菊花绽露，清香脉脉，眼前忽然就缤纷多彩起来。

在有情的目光里，时光如水一样的柔曼，似花一样的芬芳，更如一幅弥漫着典雅意境的山水画，黑白的底子，诗意的气息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丰韵楚楚，水光潋滟，红尘里的恩怨悲欢，已在思绪摇曳中翩翩而过。

我索性放下了手中的笔，走到小窗前，走进一份温润的回忆里去。微闭双眸，轻轻屏息，任凭许多的人和事纷至沓来，仿佛已经是身在千山外。

想起了儿时，我曾将心中温柔的情思默默寄托在寂寞无人的时光里，在我家居住的那条小巷的深处，有一棵槐树，槐树下的斑驳绿荫中，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青春梦想。秋日，微凉，槐树的枝叶已经疏离，阳光倾泻而下时的时候，槐树不再浓密的绿荫下，那一抹无语的沉默里，没有人能够知晓，曾经藏着一个怎样瘦削而孤单的身影，黯然的哭泣，难以名状的迷茫，我躲避着父母的目光，仿佛是一只困兽，独自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那时的时光，沉寂无声，光影斑驳。有时候，在一瞬间，天地间仿佛不再有我，当日光西斜，整个小巷从午后的肆意喧闹转入到了夜色降临后的寂静之时，暖暖的光影退去，墨一样的微凉时光漫卷而来，世界一片安静，有我或是我，仿佛并不重要。也是在一瞬间，我恍然顿悟，原来，红尘如一场梦，当时光消逝殆尽的时候，只剩下一片空寂，这样的人生，不如飞鸟飞过天空的痕迹。于是，一种无奈在心中潜滋暗长。

此刻，少年的时光已经悄然远去，转眼之间，已是大人了，可是，却又常常会忧伤于你向东而我向西的别离之中，伤离别，心中痛，难以自拔。

当人生遭遇到了离别和背弃，也总是想痛痛快快地潇洒而去，让曾经渴望的爱从此开到荼靡花事了，然而，却又总是留恋旧时光于满怀的不舍中难以释怀。想一想，当年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边挥手一别，难以再相聚，那让人不忍相看的雷峰塔下，时光倾听着多少深深浅浅的足音。木鱼声敲碎衷肠，眉间深锁的是难了的今生宿缘，那股股的思念，化不开前生今世的恩怨情愁。

我虽然不醉心于红尘中的情思纠缠，但是，有诸多的事情却难以绕开心中的情结，你我相遇，你我离别，于千年的光阴处，独生独灭的是无情的石头，不是有情的人。我甘愿酣畅淋漓地与有情的你奔赴一场缠绵之恋，甘愿为了爱坠下万劫深渊于不复，为了与你相遇，我拂袖于黄泉。断桥处，若有温柔的你可等，换几世的光阴，我也情愿。

身在滚滚红尘中忙忙碌碌，但是，人却不及一朵夏日的莲花。莲花虽然身在淤泥中，心却不染纤尘，倾心于自己的追求和向往。人却往往在尘世的时光里，消逝了容颜，磨去了曾有过的坚贞。我只愿，你我都不要负了彼此的相遇和相知。

推开小窗，放眼望去，天上的云是那么温柔，如絮，如画。时光一寸一寸地落下，不为失意而减少，不为相聚而增多，总是安静而平和，从不改变。我也曾劝慰自己，说，在芸芸众生里，你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，不该任凭悲喜汪洋恣肆。可是，当时光流逝，万千思量皆随风而去，红尘里，彼此的温柔相遇是一场难得而美丽的遇见，红尘之外，哪里还会再有注定的缘分？

想来，步入红尘如果是一场偶然，那么，彼此的相遇就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。当爱的大幕拉开，我只愿在似水流年中与你相遇，在相遇中相守一生。

红尘中，相遇不易，相知更难，怎能辜负？

岁月静好。每次的相遇，每一份温暖，每一点幸福，你我他，都要好好的，珍惜。

微凉，也是一种让人留恋的滋味。

正是微凉的光阴，这时，放眼看去，美丽的事物俯拾皆是，犹如动人的画，也如美好的诗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经让人悄然沉醉了。

凉棚

◎王英

现在天气渐渐热起来，就是在我们北方气温也早过了三十度。躲在空调屋里，我经常感觉很烦闷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莫名其妙想起小时候在村口纳凉的场景。那时候物质匮乏，但晚上人们聚在一起总是兴高采烈，无忧无虑的。

在我小时候是上个世纪7、80年代，那时候到了夏天人们纳凉，是要搭凉棚的。凉棚很简单，埋下四根木桩，顶上用木棍做成四根横梁，横梁上铺些芦苇、树枝，能够挡阳光即可。可别小看这简易的凉棚，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年代里，炎炎夏日儿时的我中午都是在凉棚里度过的。

夏收农忙之前，大人们就会把凉棚搭好。凉棚选择搭在大树附近，为的是借用树荫，但又不能偷懒使用树木作桩，大树因为有树冠，刮风时容易摇晃，会让凉棚倒塌，而光秃秃的木桩就没有这点顾虑。凉棚简易，但绝不是想象中那样简陋破败，人们会在木桩旁种上丝瓜扁豆，绿色的藤蔓很快爬到凉棚顶上，看上去赏心悦目，还能给人带来新鲜的果实，实在是一举两得。

三伏天最热，纳凉离不开井水。不管桃、梨、西红柿、还是黄瓜、西瓜，都会泡在盛有井水的盆里拔凉。井水是从村前的砖井里提来的，在那个没有电冰箱的年代，人们就靠井水起到冰镇的效果。天热口渴，井水凉冰冰的，喝上一口立马让人头脑清醒，汗水尽去。村里讲究的长者是不喝生水的，他们是喝茶水的，茶壶放到盛有井水盆里，不一会就凉了，喝起来也很痛快。夏天最热的是做饭的主妇们，在热气腾腾的锅灶前忙碌，不一会满脸是汗，她们往往在脖子上搭一条毛巾，过会到盛有井水的脸盆里淘一淘，再往脸上抹一把，又投入到辛苦的工作中。如果有谁生了痱子，是没有痱子粉花露水的，只能坚持用井水洗澡，不过井水的功效也不错，几天就能让患者痊愈。

纳凉离不开扇子，蒲扇、草扇、芭蕉扇都有，几乎人手一把。每年端午节前后，母亲把家中扇子拿出来，如果坏了边的，就用布条沿着边缘缝上，可以继续使用。我最喜欢芭蕉扇，光洁亮丽，结实耐用。那年看了一首宋人描写扇子的诗歌，觉得非常有趣，便歪歪斜斜的写在扇面上，“扇子解招风，本要热时用。秋来挂壁间，却被风吹动。”后来觉得这对扇子似乎是一种嘲弄，有不敬之意，便在扇子的另一面写上《水浒传》中白胜吟唱的那首诗，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，这样才又心安理得。扇上有字以后，字虽不美，自己却宝贝得不得了，仿佛觉得自己有文化，扇子也与其他人的不一样，用时更倍加珍惜，足足用了三四年。当然，公子王孙所用的纸扇，在村人当中是不用的，那个虽然看上去漂亮精致，但扇几下就坏了，实在中看不中用。

纳凉在晚上最热闹，有时全村人聚在一起。有的带着凉床，有的带着板门，有的索性只带席子铺地上即可，最不济，也会带上一条长凳，既可以坐，也可以躺，方便适用。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，从田间收成聊到国家大事，想说啥就说啥，恬静自由，其乐融融。当然，作为孩子的我最喜欢听大人讲故事，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或慨叹或惊讶或钦佩或向往，早已经把夏夜的炎热忘得干干净净。

那个年代的人淳朴善良，不带任何面具。如今虽说生活条件好了，有电风扇有空调，炎夏再不像旧时那样难熬。但在密封的空调房间里，看不到深邃的夜空，看不到相熟的相邻，我总感觉自己的心中有一丝淡淡的缺憾，这种缺憾让我感觉与人情味越来越淡有关。



荷塘深处。 苗青 摄

记忆中少年时代，我家附近有条小河，河水清清，叮叮咚咚流向远方。那条小河是我们的乐园。

夏天，吃过晚饭，写完作业，一群孩子结伴来到河里，将裤腿挽得高高的，袖子也撸得高高的，站在清凉的河水里，或是互相追逐嬉戏，或是弯着腰用手摸鱼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鱼儿是多么的狡猾和淘气，摸半天也摸不到一条鱼来。玩累了，就四仰八叉地躺在河边的草丛里，蛙声一片，蝉鸣不断，好不热闹。有的捉青蛙，有的逮蝉，一顿折腾后，就听到肚子叽里咕噜地发出抗议。于是胆大的男孩在就趁着月色，偷偷地钻进旁边的庄稼地里，去偷菜；

胆小的女孩们则在草地上一边看星星、一边望风。稍微听见响动，就害怕地大呼小叫起来，里面正忙活的男孩子们听见了，急冲冲地往外跑，结果衣服兜子里的西红

柿、黄瓜掉了一地，女孩子见状，喊着：“掉了，掉了！”男孩子们便弯腰去捡，结果，捡起这个，又掉了那个，一顿手忙脚乱，结果却是虚惊一场，哪有什么人。男孩子们就怪女孩子们胆小怕事，连望风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以后再偷菜什么的绝不带着她们玩。嘴上说着，却大方地将手里的食物分给女孩子们。女孩们也不客气，完全不顾淑女形象，和男孩们坐在一起，如风卷残云般将食物吃了个精光。最后一个个挺着个大肚子，躺在草地上看星星，谈笑风生，直到听见父母的呼唤声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了去。

冬日的午后，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还是那群孩子，人手一个冰车。冰车都是爸爸们就地取材，用家里不用的旧木板、旧铁皮等做的。我们有的坐在冰车上，双手用小木棍往地下一撑，身体铆足了劲用力向前一伸，

只听“咣溜”一声，就滑出去好远；有的两个人一组，一个坐着，一个在后面推；还有的干脆将冰车扔在一边，直接在上面滑来滑去。小河边，回荡着我们的欢笑声、呼喊声，好不热闹。有时候正玩得高兴，突然听见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还没等反应过来呢，脚下的冰就裂开了，猝不及防，摔个四脚朝天或者狗啃泥，然后衣服、裤子、鞋子全都湿透了，冷风一吹，衣服冻得僵硬，人直打哆嗦。回到家自然是一顿男女混合双打，外加感冒发烧。就那样每年一到冬天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小河里跑。那是我们的乐园。留下我们多少美好的记忆。

小河伴随着我们走过了春夏秋冬，伴随着我们走过了美好的年少时代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小河还在，只是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却天南地北的，好久没有联系了。真怀念那那时候，年少纯真的岁月。



朝花夕拾。 苗青 摄

盛夏荔枝红

◎姚剑

老家后园里，两棵参天的荔枝树就占了大半个园子。春天的时候，满树一簇簇淡黄色的荔枝花从村口老远就可看见，浓郁的荔枝花香弥漫了整个村子。盛夏荔枝成熟的时候，红彤彤的荔枝一丛一丛挂满了枝头，别提多诱人了！

听祖父说，荔枝树是新中国成立那一年祖父的祖父亲手种下的，打我记事开始，每年盛夏荔枝成熟的时候，祖父都会整天守在后园里。一直到了摘荔枝的那天，才会放我们这些小孩子进去，大人在树上摘荔枝，小孩子在地上给荔枝择枝、分类、装筐，一天只摘两担，祖父和爸爸用箩筐各挑一担，挑到圩镇上去卖。这样卖个十天半月的，满树鲜艳的红荔枝也摘光卖光了，换成了口袋里的钞票。

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小孩子都嘴馋，堂哥堂姐一大堆，眼巴巴地看着荔枝红了熟透了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尝一个。祖父告诫我们：那些荔枝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，是你们读书上学的费用……你们要吃饭还是吃荔枝？的确，那时村里的荔枝种得少，不少亲戚也想弄些荔枝尝尝新，曾经旁敲侧击地对

爷爷暗示过，爷爷楞是没有一点表示。他公开对亲戚们说：“你看我家几代同堂十多口人，平时就靠种田，其它的收入都没有，不靠这祖上传下来的两棵摇钱树，我们哪有钱度日啊？”的确，那时穷啊，全家的生活都指望着这两棵荔枝树呢，亲戚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。

九十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承改革开放春风，父亲伯父他们都在镇上做了生意，而姑姑们则去了广东打工，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好了起来。慢慢地，父辈兄弟都陆陆续续地建起了自己的楼房，那两棵荔枝树结的荔枝也不时让我们小孩子爬上去摘几斤下来解馋，到了收获的时候，已经有外地的果商进来收购，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地挑到街上去买了。而到了卖荔枝的那天，祖父也会把最好的荔枝挑出来，一些留给自己享用，另外也会给每位亲戚送一二十斤过去，祖父笑呵呵对亲戚说：“当年穷，所以没有荔枝送给你们，不好意思啊。现在实行改革开放，生活比以前好多了，给你们新鲜的荔枝大家尝一尝。”

到了近几年，我们这一辈都开始成家立室了，堂哥堂姐们有的在街上开商店，

有的开车跑运输，也有的在家搞山地鸡养殖场的……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，都住上了新楼房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，做生意的五叔还购买了一辆私家车做为代步工具。老屋后园里的荔枝依然年年红了又红，但这时的荔枝树，已经由“摇钱树”变成了“人情树”——即使外面的荔枝收购价再高，这两棵荔枝树结的荔枝却再也不卖了。老祖父眯着眼在树下踱着步，抬头盯着红艳艳的荔枝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咱现在不缺这个荔枝钱了，谁要吃就去摘吧。”每年到了盛夏荔枝红的时候，祖父就会坐在电话机旁，向一个亲戚打电话：“哎，我这里的荔枝又红喽，比去年还甜！你们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摘啊……要记得过来哦！你们要摘多少就摘多少！”我笑祖父：“你每年都这样说，我们家的荔枝真的一年比一年甜了吗？”祖父摘下老花镜嘿嘿直笑：“真的哟，就象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红火一样呢！我算是赶上了太平盛世喽！”是啊，这两棵荔枝树是和新中国同龄的，到了今年已经70个春秋了，建国70年来，我们中国不是正昂首挺胸、一年一年地向太平盛世挺进吗？